

记忆中的饲养点

□周永战

生产队的时候几乎每个队都有饲养点，用来喂养马、牛、驴、骡，这是一个生产队必不可少的生产力。

记得我们队的饲养点是一个挺大的院子，北房、东房是饲养员住宿和存放饲料的地方；南边是马棚子（马厩），一拉溜儿的木桩子和木槽子；西边是宽大的房子，里面存放马车和耕地拉车的各种工具，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车库。这地方整天牛马嘶叫，挺有生机。现在想来，这饲养点还真有我们儿时不少乐趣。

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是下小马。一有母马产崽了，饲养员准会把它们母子弄到北房一个专用屋里，这就该享受特殊待遇了，改善伙食是其中之一。这改善的饲料里一定会有煮黑豆，这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最喜欢的，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所在。其实我们关心的并不是马，而是马的伙食。在零食匮乏的时代，煮黑豆也是不错的零食。一到这时候我们就不离饲养点左右了，一旦发现马槽子里有黑豆，我们立马会冲进去，几个孩子跟饲养员叔叔伯伯说闲话或捣点小乱，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其他几个孩子开始靠近马槽子，狠命地往口袋里掖黑豆。这办法往往得逞，得逞后就跑得远远的去享受美味了。但黑豆这东西有一个缺点，不论人吃了还是马吃了都爱放屁。长大后

我们明白，其实那时候我们要的那点小聪明玩的那点小伎俩，是逃不过饲养员的眼睛的，他们只不过是睁只眼闭只眼，甘愿被“骗”，给了我们这些馋嘴又缺嘴的小孩子们一个机会罢了。

那时的夏天我们爱套知了，而套知了的套子是用马尾（读yǐ，马尾巴上的长毛）做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会在马粪堆里找，或在马经常打滚的地方找，有时实在找不到长度符合要求的，就只好铤而走险了，直接往马尾巴上揪。这实在是冒险，得胆大心细，眼疾手快。为了这根马尾，一个胆大的小伙伴蹑手蹑脚地走到马后，找好一根上好的马尾，轻轻缠在手上，猛然一揪，拔腿就跑。这办法基本上屡试不爽，但人有失手，马有乱蹄，有一次，一个小伙伴动作乱了，马尾揪得早了一点，转身跑得慢了一点，马一尥蹶子，被踢出了一丈开外，趴在了地上好半天才缓过劲来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把我们也吓懵了，还好，这马“蹄下留情”，踢在了屁股上，没伤到筋骨，一会儿小伙伴就能一瘸一拐地走了。据说他是趁父母不注意时回家的，怕被他们发现再挨顿揍。不过，从此之后，我们都长了记性，真是一朝被蛇咬，谁不怕井绳啊。

因为队里养着牲口，所以小时

候放假总是有给生产队打草的任务。打一筐草，背到饲养点，饲养员按草的质量和重量给记工分，最后还得开个条，到学校再交给老师，证明自己劳动了，给生产队里做贡献了。饲养员在质量和重量的标准上一点都不会含糊，谁也别想以次充好或是偷点懒占点便宜，那真叫一是一、二是二。

不过，小时候还真占过饲养点的便宜。那时候拾粪背个筐头，拿个粪叉子（一种四齿平头小铁叉），沿道转悠，见粪就用粪叉子锄或铲到筐头里。有时转悠半天所获甚微，在心里暗骂牛马只吃草不拉屎，就只好打饲养点的主意了，那里粪多，可以偷偷弄点充数。到那里后，趁人不注意，赶紧锄几叉子完整的粪球。这还不能直接背回家，因为粪堆上锄的跟大道上拾的不一样，大道上的有土，粪堆上的没土。还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把粪球倒到地上，让它粘上土，伪装一下，好糊弄过去。不过这种方法并不常用，只是几乎一无所获万般无奈时才偶尔为之。虽然是粪，偷也是不光彩的，孩子也有羞耻之心啊。

对饲养点的记忆很多很多，虽然大部分已经模糊了，但记忆中总是充满了情趣，有调皮，有美好，有成长，有割舍不断的乡情。

儿时的土电话

□白国斌

土电话是一种古老的具有实用性和娱乐性的纸筒电话，过去在农村许多地方都很流行。它不仅是孩子们的玩具，还是成年人之间的一种游戏。土电话制作简单，所需材料易找：两个纸筒盒、一根棉线、两段小木棍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土电话是农村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。首先找两个纸筒盒，再从家中偷一根长线。为什么要偷呢？因为那时的棉线是很珍贵的，得凭线票购买，只能用来做被褥、缝补衣服等，绝不允许做儿戏使用，所以我只能背着母亲拿。将两个纸筒盒底相对，用针在其底部中央扎一个小孔，方便棉线穿过即可，然后再把棉线的两头分别穿过纸筒盒底部的小孔，将穿过来的线拉出来，把一小段木棍绑住、固定，以防棉线滑脱。轻轻往纸筒盒底部方向拉棉线，让小木棍伏贴于纸筒盒底部。这样，一部简单的土电话就做成了。

玩土电话时，两个小朋友各拿一个纸筒盒，相背而行，慢慢拉开距离，直至棉线拉直绷紧为止。然后，一个小朋友对着纸筒盒口说话，另一个小朋友将纸筒盒口罩住耳朵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，声音好像是从纸筒盒里发出来的。

在电话不普及的年代，农村没有电话，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，感到土电话很神秘，那么远还能听到对方的声音。土电话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乐趣，我们每次都玩得不亦乐乎。

上了初中学了物理后，我才知道土电话传递声音的秘密是利用固体声波振动原理。当声源在土电话的一端说话发生震动时，纸筒盒的物理结构能有效地将声音聚集并减小声音的扩散，利用连接两个纸筒盒绷紧的棉线作为传播声音的介质，将说话人的声音传播到另一端的耳朵里，实现了通话的目的。有一次不经意间我的手指将绷紧的棉线向一侧勾了一下，线就不直了，虽然绷得还很紧，但就是听不到对方的声音，当棉线松弛时也听不到声音。

土电话所用的材料普通易找，制作简单，培养了我们的动手操作技能，提升了创造及手脑的协调能力，所以很受欢迎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电话早已普及，土电话再也见不到了。

那台缝纫机

□杨颖隽

我家有一台牡丹牌缝纫机，红棕色台板，铸铁机架，至今依然完好无损，运转自如。它像一本老相册承载了我半生的记忆。

至于它是哪年来到我家的，我不太清楚，于是在家庭微信群里考证了一下。姑姑说：“大概是1967年，你爸妈结婚前就买了，是你爷爷凭票花了140元从天津买回来的。”大叔叔回复姑姑说：“姐姐，不对，大概是1976年买的。我记得大嫂给我做了一件中山装，我就是穿着那件衣服去上大学的。”大叔叔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。姑姑说：“不对，我1976年结婚，是嫂子用咱家缝纫机给我做的嫁衣，说明这之前家里早就有缝纫机了。”小叔叔说：“这台缝纫机是大哥结婚时的大件，大哥大嫂1968年结婚，算下来，应该是1967年买的……”老姐弟三个热闹地讨论着，像是在讨论那台缝纫机，又像是在追忆那段岁月。

母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初中生，自学了裁制衣服，结婚后承揽了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姑姑、叔叔还有我们兄妹三人的衣服缝纫工作。可惜，对这台缝纫机最有感情最有发言权的母亲已于今年3月份去世，这个陪伴了她近60年的老伙伴如今孤零零地呆在老房子里思念着它的主人。

这台缝纫机跟着母亲搬了5次

家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用她给爸爸叔叔做过中山装、八十年代给我们兄妹做过童装、九十年代给嫂子和姐姐做过毛呢大衣，到了二十一世纪，家里没人再穿她做的衣服了，她就迷上了买布头，做床单、门帘，还有她自己的家居服。每次母亲戴着老花镜蹬缝纫机的时候，父亲总会坐在她身旁的沙发上，或看报纸或喝茶，两人时不时会低语几句，会突然为某个笑话开怀大笑……

于我而言，这台缝纫机不仅是对母亲的怀念，更像是时光的容器，里面盛满了旧日时光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每次使用缝纫机时都会熟练地掀起布罩，打开台面上的木板，从台板下面搬出机头，开始穿针引线。那时我最盼望着母亲说：“来，给妈妈穿上针，妈妈眼睛花了，看不准针眼了。”我就会得意洋洋地坐在板凳上，拧着身子，把头歪在缝纫机台面上，小心翼翼地把头发丝一样的细线穿进机针里，然后坐等着母亲的那句夸赞：“我家三儿好厉害啊！”之后，我才会从凳子上起来，把位置交给母亲。

母亲坐在缝纫机前，轻轻拨动右侧那个亮闪闪的镀铬金属圆盘，脚下有节奏地踩动踏板，针头“咔嚓咔嚓”地不断伸缩。那一轴长线在布料间穿梭，像极了在舞蹈。那时候，我们兄妹



图片由AI生成

的衣服都是母亲用缝纫机缝制的。母亲心灵手巧，衣服总是做得特别新潮又合身。

缝纫机不用时，台面就变成了一个平整的桌面，我和姐姐常常为此争抢，趴在台面上写作业，感觉十分惬意。还可以把双脚放在踏板上，缝纫机侧面传送轮上的皮带已卸下，空转着踏板，好像自己也成了裁缝，真是美极了。

在母亲的熏陶下，我也能蹬着缝纫机做鞋垫、修裤脚，鼓捣些简单的活计。曾有一段时间，我还幻想着在大学读服装设计，当一名服装设计师。

往事如烟，这台见证了时代变迁的缝纫机由最初的忙忙碌碌到现在的无人问津，像一个寂寞的老人，默默躲在了角落。但只要看到这台缝纫机，那过去的日子就像旧唱片一样，缓缓吟唱开来。